

號碼3194

393
L2E

10 31

弱小民族的革命史



571.71
281
2

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

目次

一、弱小民族解放的目標·····	一一〇
二、殖民地革命的方略	
A. 緒言·····	一一一四
B. 革命應有的傾向·····	一四一三〇
C. 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働政黨聯絡·····	二〇一三〇

目次



D. 弱小民族之解放須由弱小民族自己努力……………三〇—三六

E. 革命的組織……………三六—四〇

F. 組織的原則……………四〇—四四

G. 戰略……………四四—五一

三 附錄

東方革命者的使命……………五二—六四

一個革命者的人生觀……………六五—七六

弱小民族解放之目標

在現社會國家制度之下，人類的種族觀念是很深的，所以帝國主義併吞弱小民族，固然是由於資本主義所免不了的經濟侵略之進展，但是種族主義的惡劣的觀念，也是在其侵略行爲的背後，因此被帝國主義併吞的弱小民族往往起來反抗的時候，也是拿民族的復讎觀念來做革命運動的根基。所以許多殖民地的革命者熱烈的提倡民族觀念來，要作全民族的團結。其實這是做不到的錯誤的觀念。雖然殖民地的上中下階級，均受帝國主義的壓迫，但是殖民地的上流階級——資產階級，要維持他的勢力和資本的發展

起見，不能不與帝國主義妥協，並且魚肉自民族，所以殖民地的資產階級與其民衆是不能站在同一的戰線上。法蘭西革命的時候，法國的民衆曾與其中產階級聯合戰線打倒了貴族階級，但是到後來中產階級替以前的貴族階級，仍然跑上政治舞台欺壓平民，無惡不作，所以法國革命被中產階級利用，遂歸於失敗了。又如一九一九年朝鮮民族宣言獨立的時候，上下各階級都聯合起來參加過獨立運動，然而到後來朝鮮的革命黨向其資產階級要運動費的時候，資產階級乃求日本警察來，保護其生命財產了。所以真正的殖民地民族的解放，應該殖民地的無產階級獨自起來幹，決不應該與其資產階級合作，混亂了階級的意識，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第一步當然是須先脫離異民族的統治，所以有人以爲這種脫離異民族的統治的獨立運

而就是民族革命，這種的見解是錯誤的，因為被壓迫的殖民地民族，起來反抗的時候，他的目的並不在反抗整個的異民族，而是反抗異民族的統治階級，所以這種衝突，在表面上看來，固然是民族的鬥爭，然而他的內容完全是帶階級性的。革命運動的根本目標在求人類之自由平等，並不是在一種民族的復仇運動上面。

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裏面；有的在民族的見地上，主張以政治的解放為目標的，有的在階級的意識上，主張社會革命為目標的；要論這兩種見解之孰是孰非，不能不先尋究強大的民族壓迫弱小民族的原因，究竟在什麼地方。

自從工業革命直到現在，列強之侵略的目的，差不多全在經濟方面之

榨取，此外固然有小部分人種的反感，宗教的差異等關係。但這種的原因，現在是已不成問題了。但是資本家在擁護國民的美名之下，在經濟方面實行榨取起見，常是這樣宣傳的，不過那種原因在資本主義不甚發達的前世紀裏面，的確成爲重要的，然而在現今發達的資本主義的貨銀奴隸制度之下，必然而生的生產的過剩的商品，只能在殖民地地上尋找販路，並且以低廉的貨銀，榨取了容量的勞動力，又以廉低榨取豐富而美好的原料品。

因此他的經濟的榨取與政治的壓迫，阻害弱小民族和殖民地民族的商業的發展，而永遠使他們成爲資本主義國家的略奪的版圖，所以弱小民族和殖民地的民族，雖然在地理上，交通上以及在生產的原料上都很豐富

，然而因爲那個不自然的阻害，商工業遂不能發達，並且他的勢力影響於農業方面，而農民的生活狀態，漸陷於飢僅之窳，例如現在掠奪的政策，影響到自作小農與佃戶一樣。在種種事實的根據上，如印度朝鮮的商工業，依然在英日的經濟侵略的存續之下，決不會發達起來的，而且甘地的提倡國貨運動和朝鮮的土產獎勵運動，依他們一部人說；是殖民地民族生活的唯一的救急策，然而結果不單不能解除自己的痛苦，反而提倡國貨的結果，只給自民族的資產階級利用這個機會，把所謂國貨的價格，提高起來大發其財，並且英日政府製造冒牌的國貨，比他們廉低銷售，所以無產的民衆，只能要低廉的貨物而事實上却不能以高價買他們本國資本家的貨物。因此所謂提倡國貨運動，反來給外國和本國資本家獲得利益的機會罷了。

。不過這種提倡國貨的運動，在半殖民地如中國多少可以給外國資本家受一點打擊的。然而勿論外國或是本國的資本家，只要他的資本漸為發達的時候，一般平民的痛苦是愈利害的，因為資本家的資本總是從平民手中掠奪而來的賊物！所以那提倡國貨的中產階級理論家，勿論在那國，他們總不翻開其根本原因而向其衝鋒，却願為改良的運動，這是他們的顛倒本末的特徵。

一般弱小民族的國家裏面，產業是不很發達的，大規模的機械工業還在幼稚狀態，所以大半都是農業的生產國，因而無產的小農與勞動者，必佔大多數，大資本家不過作了極少數而已，但是甚至那個大資本家也有一種可能性，就是他的運命也要依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的如何而決定的。例

如愛爾蘭南部，印度，朝鮮也是一樣的，並且小農與小工商業者，在經濟上發生變動的時候，有陷入於無產階級的危險。中產階級因為他的經濟上的地位而成就的特殊的心理，不能夠有一種澈底的革命性與胆量，所以勿論在什麼時候，總是姑息於妥協政策的。因為這個緣故，他們在國家主義的境界內，提倡純粹的國家主義的政治運動。這種國家主義的運動，常把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攪亂起來，所以他們高唱全民一致，造成單一政黨等騙語，這在愛爾蘭與朝鮮成爲一個很好的例證。並且對於無產階級運動給了很大的教訓。愛爾蘭的小資產階級與中產階級在同一的獨立運動裏面，與無產階級互相衝突起來，不曾與英國帝國主義互相妥協了麼？

但是有人這樣說：『弱小民族裏面，中產階級也因為受經濟上的掠奪

，容易變爲無產階級的事實看起來，它與無產階級沒有什麼多大差別的，所以這兩個階級之間，沒有什麼利害相反的事實，所以在愛爾蘭的獨立運動方式在印度的運動內，均可以互相作聯合戰線來反抗帝國主義。然而這樣的結果怎樣呢？我們不是已見其分裂了麼？這是因爲兩個階級的解放的目標和經濟上的利害不相同的原因。一般中產階級的鬥爭的目標是以無產階級的力量去打倒外來的帝國主義，而後要建設資本主義的王國，就是要圖得統治階級的地位的。因而拿着似是而非的「全民一致」的巧妙的理論來，煽動民族間的反感。以上所述，中產階級運動是在經濟上或在心理上，不能算爲革命的。他們是聰明無比的，他們也知道不得無產階級的後援是不能夠達到他們所希望的。所以他們爲得無產階級的後援起見，也說明社

會進化的法則，更可笑的是又說明社會主義的殘廢——唯物史觀的法則，並且代表中產階級的理論家也乘機即出來，揭揚他們的賣淫的招牌。

還有人說：「殖民地的民族要實行社會革命，先必須要經過民族革命才行」所以甚至於第三國際於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共產黨大會裏議定殖民地革命方略的時候，以「民族革命」為達到社會革命的過渡政策了，我以為殖民地的民族用不着再過那種過渡時期，因為他們在革命的過渡期內，吃的痛苦已經夠了，殖民地的民族起來獨立的日子就成為社會革命的完成日才行，我們要弱小民族的所受的束縛，完完全全予以解放起見，不能不主張推翻現社會不良制度的社會革命，因為社會的私有制度仍然存在着，只換本國的統治者的民族革命，見於殖民地的民族，沒有什麼利益的。

至於殖民地民族的革命的方略，我以後有暇當另以作文討論也。

殖民地革命的方略

A 緒言

關於弱小民族解放的目標，我已在上面說過了。還有殖民地革命的方略，我覺得現在的確也有討論之必要，雖然有許多的革命理論家主張過各種的主義及其實現的方法，但，他們的立場差不多全部都是根據征服國的社會背景，而說出怎樣革命，却沒有說出在殖民地的被征服國家內怎樣革命，因此那些理論，只在那征服國的社會內，可以適用。並且那些統治國

家內的情形，各地有各地不同之情形，隨着資本主義發達的程度和無產階級的力量如何而轉移，何況在彼處所使用的方法，拿來用在殖民地，其結果不一定會成功的。

我直到如今費了五六年的光陰，專門去研究過關於改造社會之各種的主義和社會科學，但，還未看見過關於殖民地解放運動的有系統的和思想革命的程序的一本書，在我研究的時期中，我曾看見時代在暴風雨裏，不知激變了多少次，各地殖民地的民衆向那強暴的帝國主義，接續不斷的反抗過不知多少次，然而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一位博學的學者，特別的掛念於殖民地的革命，而指示一條革命之路。我看見的不過只有零碎的殖民地民族的鬥爭的血史之記載罷了。這種的記載只可算是同情的表示，而不是切

實的辦法。克魯泡特金和馬克思，雖然發表了許多革命的理論和方法，但是他們的理論也不免淪於根據帝國主義的社會環境而發的。

在此讀者不要誤會，以為我主張在殖民社會環境內，應該另有一種革命原理，我主張的不過只限於方略上，應該另有特別的革命方略，至於鬥爭的根本原理，各地無產階級都應該在同一點上互相聯絡起來，彼之全體的目的，即是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社會，而代以基於自由平等原理上的，又以生產者自治爲主的新社會。

欲想從事於社會運動的諸君！諸君若翻開世界地圖一看就可以知道在他的篇幅內，僅有幾個是在征服地位的國家，其餘大多數還是在被統治地位的殖民地國家。如果我們真要打倒帝國主義，怎能輕視那許多殖民地民

族的力量呢？如果我們真要提倡人類的平等，怎樣丟開那殖民地的民衆呢？所以我以為在社會革命的路上，不能不從速的促成殖民地民族的解放。

B 革命應有的傾向

我們在報上幾於天天看到殖民地民族的獨立運動的消息，可是案件發生後，帝國主義政府對於本國不利的消息，時常守祕不宣，所以運動的真相，無從而詳知，不過我們在大體上，還可以看出殖民地民族的獨立運動，日趨激烈，運動的方法，也由緩進漸入急進。例如前年法西的殖民地摩洛哥與敘利亞革命軍的血戰，雖然終歸於失敗，但給帝國主義莫大的損失。還有向來就稱為和平的印度的獨立運動也比較從前，日益急進，最近第

四十二次的印度國民大會去年年底在馬大拉薩開會，頭一個議案，便是主張排斥憲法委員會，其餘各案也攻擊英政府的頗屬不少。還於二月三日孟買市上，實行總同盟罷工，各地便大規模的舉行示威運動，未幾與英警起衝突，羣衆被屠殺的不下數十人，近年以來印度人的和平的抗英運動，已大有造成激烈的革命運動的可能了。還有極東的朝鮮在十年前應巴里和會之機會而起的三月一日之大規模的全國城市鄉村的示威運動，羣衆手不懷方寸之刀，何等的和平的高呼過獨立萬歲，但是以後的運動却不見那樣和平了，是年在朝鮮京城內，炸彈聲手槍聲激蕩不已，在鴨綠圖們江邊獨立軍的痕跡，消滅不盡，在國內每年被逮捕者不下數千人，民衆唯希望澈底的獨立，而對自治付笑不理。

以上所舉的不過幾個例，但是我們從以上的地種種事實方面，可以證明帝國主義勿論如何不願拋棄他們的經濟利益，而給殖民地獨立的，所以在殖民地革命所要採取的手段究竟是和平的或是激烈的，很容易選擇。

向來在殖民地革命運動上，免不了急進與緩進即是左右傾向之別。但是這種運動的傾向也是與個人的思想上的變化一樣，按着社會的環境時常有不同之傾向，所以運動的步武是曲的而不是直線的，這樣左右傾向沒有什麼固定的。這種的變動是大半由於外來的壓迫所主動的。

本來在社會進化的原理上，理想與現實不一定是相符合的，所以許多抱不平於現實的革命家，時常要把生活提高到理想上面去，因此他們不斷的在生活上爭鬥，然而始終不能把理想與現實成爲完全相符，所以有時候

人們覺得他們所理想的社會不易實現的時候，便自會墮落起來，向右走或與現實妥協。這是在革命之路上最危險的一條自殺的政策。時常往左邊的急進，雖然有時候易得消化不良，反不如緩進，但，社會的進化，並不是依照一定的程度的，更不是像唯物史觀公式的說明一樣，有一種必然的階段，就是：『社會組織在生產力的裏面尚有可以發展的餘地以前，是不會破滅的，同時新的更高級的生產關係，在胎孕於舊社會中的物質存在條件，莫有成熟以前，也是不會實現的。』我以為大多數民衆不問在任何時期只要在經濟上或在精神上，受某種的強烈的打擊，而民衆不堪其苦，起來反抗的時候，社會的組織才會變動的，所以我們研究社會進化史就可以明白過去一切人類的歷史，沒有不是以血淚染成的。

我們從過去的經驗裏得了緩進的革命步調，其危險性總比急進的大的多。革命是羣衆的突然的行爲，並不是像商人在店裏拿算盤計算利害得失而後不會有失敗才進行的。緩進論者最普遍的論調是以為革命不易馬上就實現目的社會，所以先該設立一個階段，就是設立一個某種制度，把舊社會的因襲的遺跡保留一點，這樣的主張是很危險的，會使彼舊社會的腐敗的成分漸爲堅固，紀益發展，結果可以恢復以前的舊的狀況，這種主張會使革命的成功，變成遲緩。

殖民地革命運動的緩進論者，有時漸漸墮落起來，改變向來的殖民地獨立的主張，而僅主張自治運動。（這種自治運動是指在帝國主義政府之下主張殖民地自治的而不是指完全從帝國主義政府脫離而獨立起來自治的

）據他們說，現在殖民地尙沒有完全獨立自治的力量，所以先從自治入手，漸漸達到獨立之目的。這種主張正與馬克思主義者的過渡政策一樣，這個「過渡政策」的主張以爲社會革命不該馬上就實現那無政府共產社會，所以先該設立一個某種制度，把資本主義舊制度保留一些。

「共產黨在俄羅斯所建立的無產階級專政的制度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這樣右傾的主張最容易和敵人妥協，並會抹殺革命運動。殖民地的自治運動者已經與他們敵人完全妥協了，還有殖民地的過渡時期論者已經與帝國主義的勞動政黨互通聲氣了。

這都是事實告訴我們的。

因此我們不主張社會革命則罷，既主革命則不得不採取不妥協的澈底的主張——急進的傾向。

○ 殖民地革命黨不應該與統治國的勞動政黨聯絡

對我這種肯定的主張也許有人以爲我是頑固的狹義的國家主張者，因爲我反對了與對敵國的勞動政黨聯合戰線。但是我的反對的立腳點却和他們完全不同的。我雖然反對與勞動政黨聯絡，但對於統治國真正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激烈的份子，頗主互相聯絡一氣，極力設法打倒帝國主義。在此我們特別地要明白一個革命黨與政黨之區別。

在現社會制度之下，凡是稱爲一個政黨的，必然的寄生於資產階級政

府之下，所以他的目的是要適合於統治資本主義社會的唯一的工具的，現在的社會中，一切的機關都握在資產階級手裏，所謂政黨都在那資產階級所組織的政府之內，實行爭權奪利的，殖民地的革命黨怎能和這樣的敵人聯絡呢？試想愛爾蘭的獨立黨能可以與英帝國的政黨相聯絡麼？又如朝鮮獨立的黨可與日本的政友會聯絡麼，這是事實上做不到的，不必我來贅說。

但有人會這樣說：『殖民地的革命黨，雖不能與統治國的資產政黨聯絡，然而可與勞動階級的政黨，如英國的勞動黨和日本的無產政黨，這些政黨是有聯絡之必要的』我要現在解答的正是這個問題。

這裏有個先要討論的問題，就是勞動政黨的本質和他的階級意識。

社會民主黨的左派共產黨和右派他們以爲強權及國家如果放在勞動黨手裏，在無產階級的爭鬥中，可以變成一個有力的工具，因此這些政黨要用和平的，議會的方法，在資產階級政府議會裏，多佔議員的位子，去握有政權。但這種的方法是始終不容易成功的，因爲資本家政府不是一個瞎子，他怎會使你在議會裏任意活動，又怎能給你多佔位子呢？社會民主黨要在現社會制度的範圍內用議會政策去握得政權，但這對勞動者的解放，一點益處也沒有，只不過些改良或變態而已，然而在一方面稍加改良增加實銀，在別一方面照那比例轉機政策，提高生產品的價格哩！資產階級政府是永永遠遠沒有傾向於社會主義之可能性的，所以在那裏組織政黨和他妥協，簡直是糊塗而已。

那末，殖民地革命黨向這樣的所謂勞動政黨抱什麼希望呢？可以向他們要求什麼呢？要求殖民地的獨立麼？

假設勞動政黨是沒有一種像那帝國主義者的野心，而願給殖民地獨立的，那末，前幾年英國的勞動黨麥克唐納內閣握政權的時候，何以沒給愛爾蘭和印度的獨立了呢？

不要說給殖民地的獨立，連憲法的自主即是內政自治也不願給與的，假設給了自治也在完全保障帝國主義的經濟利權之範圍內所允許的，那末，殖民地的將來還可有獨立的日子麼？從自治運動漸要得到獨立之目的，這簡直是幻想而已。所謂印度的憲法委員會原來是屬於印度自治運動者的，他們要求印度憲法自主歷有年所，而卒未邀得英政府之許可，可見帝

國主義者，一味掠奪殖民地的野心。

要是日本的所謂無產政黨得勢的時候，台灣朝鮮都可以獨立麼？勿論在那一派的無產政黨的政綱裏，我始終沒有看見過主張殖民地獨立的一條，請看日本無產政黨裏的日本勞農黨在關於政治的政綱裏第四條上僅僅主張殖民地的自治而已，還有所謂稱爲極左派的勞動農民黨的總選舉的政綱怎麼樣呢？牠是更沒有主張給獨立，至多不過在十二條上主張殖民地民族底差別撤廢罷了，他們對於殖民地的主張也不過與資產階級的政友會一樣，日本的資產政黨也在朝鮮民族獨立運動熱烈的時候，提倡過殖民地的自治的。朝鮮的共產黨力主與日本的無產政黨聯合戰線，在此我試問他們，假設朝鮮人參加於日本的普選運動幫助日本無產政黨，結果是否朝鮮的議

員可以參加日本的國會？設使無產政黨握得政權，則朝鮮可以獨立否？這豈不是緣木求魚似的迷妄而何？

再說到所謂政黨怎能代表真正的無產階級呢？日本的所謂無產政黨，還不是小資產的智識階級的麼？爲政客大本營的政黨，事實上不得不變成野心家的巢穴，政黨的經費多得資本家或小資產家的資助，所以他們不得不重視物質的後援者而漠視民衆的真意見，在資本主義之下，組織一個政黨，簡直是給資產階級做工具的行動而已。

殖民地的民族欲達到社會革命，則必先求獨立才行。所以求獨立方法，決不是從帝國主義政府之下，組織政黨參加普選而來的，獨立二字不是給與的，乃是奪還的，所以我在此高倡欲打倒帝國主義，非弱小民族自己

努力不可。

所以所謂政治運動在殖民地內，是一點得不到效果的，政治運動反來緩和急進的傾向而已從以上所舉的印度朝鮮的事實看來，殖民地的革命，非把持不妥協的徹底的革命主張是不易達到目的，唯有革命運動才是殖民地民族的生路呀！

在現社會制度之下，無論在任何國度裏工人階級和資本階級——僱主階級是沒有共通利益的，一面是千百萬陷於飢饉的大多數貧賤人，又在另一面是驕奢淫蕩的遊閒人，他們二者中間，是決不會相好的。

現世界那些極大多數貧賤階級裏，尤其是殖民地的貧賤階級是比任何貧賤階級的人，受的痛苦更深的，因為帝國主義壓迫殖民地民族是比壓迫

其本國的無產階級，還在利害的，這是事實上所證明的，並不是我的推測，你看英國政府對待本國人和印度人，一點沒有差別麼？在事實上，英國的革命黨雖是英政府的敵人，但是對待他們，總比對待印度人會好的。這是甚麼緣故呢？這是因為英政府的仁慈的行爲麼？完全不是的，這種差別的待遇是完全根據帝國主義者的惡劣的種族觀念，而演出來的滑稽劇。

所以殖民地的貧賤階級和帝國主義中間的鬥爭，一直的繼續到殖民地的貧賤階級奪回他們的土地與生產，歸於他們自己管理的日子才會了的。

在此我要特別的先聲明一句，以免與向來擁統的口號相混；我以為在統治國的國度內的無產階級若沒有正確的階級意識以前，是不容易與殖民地的被壓迫階級互相聯合的，這是專指着被征服國內的民衆二者中間的話

，與第三者是沒有什麼關係的。例如：像在一九二三年日本大地震時，日本的勞働者被帝國主義的毒所惑，竟甘心做帝國主義的走狗，虐殺殖民地
的朝鮮民族。所以這種沒有階級意識的勞働者的行動，不單阻撓二者勞働
者間之和好，反來最容易引起無謂的民族的惡感。與這個類似的行動在歐
戰的時候也發生過的。各國的民衆，被帝國主義的巧妙的宣傳——『擁護
祖國』的口號所騙，便起來與相敵的民族，作了猛烈的鬥爭，但結果呢？
整個的全民族不但沒有得到什麼特別的幸福，大多數民族是仍然在本國的
統治階級之下，有餓死的凍死的罷了。

所以殖民地的革命黨決不應該與帝國主義即是征服國政府內的勞働政
黨相聯絡，或是跟着他們徒呼『全世界無產者團結起來啊！』是一點也沒有

弄的。因爲凡是政黨，他的階級意識是極糊塗的，他不過拿這種好聽好看的招牌來，想利用殖民地民族的力量作爲爭奪政權的機具而已。

「那末，殖民地的革命黨到底和誰可以聯絡呢？如果照你那樣說，豈不只有消極的反對，而沒有積極的主張？」我知道有人定會向我這樣質問，我的解答就是：

現在社會運動裏有幾種不同的傾向，一種是像勞動政黨一樣與統治階級政府妥協的，一種是無論政府怎樣拉攏，總不和牠妥協的。

這種毫不妥協的團體的傾向是革命的，所以他主張：與帝國主義和各種強權，直接鬥爭，實行直接行動，如同盟罷工與民衆暴動等，並拒絕與政府或僱主會議，妥協及訂約，反對議會制度及攫取政權，所以他們的行

動，唯有革命的，而沒有改良的或緩和的，至於他們的主義及政策之一切，我不便在此詳述。

總而言之，對於這種根本否認妥協政策的革命黨，雖是在征服國內，但，他們是完全與那帝國主義不能兩立的仇敵，故殖民地的革命黨不妨和他聯合戰線，打倒征服國帝國主義，因為要打倒帝國主義，總是從內部起叛亂，外部的攻擊才可以打破帝國主義之魔宮。所以我覺得帝國主義之崩壞的命運，全在乎其內部叛亂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上面。內部的叛亂和殖民地的革命運動愈見成熟則帝國主義的命運是愈短縮的。

D 弱小民族之解放須由弱小民族自己努力

地球上的人口，大約有十九萬萬，而其中有十二億五千萬，實為被壓迫的半殖民地與殖民地的人口，支配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弱小民族的帝國主義的人口，（當然蘇俄也在內）不過四萬萬多些，再從這實際上四萬萬之帝國主義國家的人口中，其百分之九十是農民與勞動者，所以真正屬於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其人數在世界全人口中，不過數百分之一，這種少數的資產階級，竟對極大多數的弱小民族，肆其橫暴的壓迫，此種狀況，我們的確不能旁觀，而且要極力的設法解放才行。決不能像唯物史觀論者一樣，說是那資本主義尙未十分發達的國家內，決不會起社會革命的一種詭語。照唯物史觀而論，則社會的主人翁是工場機，農具等物（生產力）而不是人間，所以他們以為人間的一切行動是受外部環境的支配的，因此，人間不

過成爲一個呼吸的機械而已。他們又用辯證法去推論謂：弱小民族的解放並不是全在弱小民族自己努力，而在外面其他民族的幫助。在弱小民族之地位，事實上不能夠希望有什麼整個的異民族來幫助他們的解放運動的，因爲在現世界，那一個民族是整個的屬於無產階級！被壓迫階級的呢？那些國家沒有一個不是屬於資產階級的？但是共產主義者（其實是集產主義者）常謂：『只有蘇俄是對抗全世界帝國主義的國家，所以要打倒帝國主義，不得不與蘇俄聯合戰線』，看吧！列甯黨的外交政策，到底比其他的帝國主義國家高妙的多。實際上，一九一八年的勃萊斯脫和約，列甯黨便和德國帝國主義者妥協，犧牲了立陶瓦烏克蘭，芬蘭等弱小民族的自由，可憐喬芝亞的民族還在蘇俄統治之下，受無限的壓迫。在弱小民族的地位說

出：『與蘇俄聯合戰線』的話，正與恨日本的人，盼望日美戰爭一樣可笑。說到聯合戰線一事，尤為可笑，聯合戰線之性質，本是兩方平等才行，然而弱者於聯合戰線上，時常被強者利用，強者總佔便宜，這是過去的事實所告訴我們的。共產黨每每提倡一種口號謂：『全世界弱小民族聯合戰線』這種論調，實是在侮辱弱小民族，大意可以解釋為欲求革命皆從我來一樣。其實誰不願意弱小民族的聯合戰線呢？但因為環境的各異和階級意識的差別，能不能聯合戰線，還是一個問題。不過在同一國統治下的被壓迫民族，還能相當可以聯合戰線，比如英國統治下的愛爾蘭，埃及，印度，其中只要印度一旦得了獨立，那末，其力實足致英國於崩壞，所以他們為打倒英帝國主義起見，實有互通聲氣之必要，但你若要埃及愛爾蘭的民族，

因爲與印度聯合了戰線的關係，使他們拋棄自家的運動，都先來幫助印度的革命。這是萬萬做不到的了。所以所謂聯合戰線之意義，在事實上，還是各幹各的運動而向一個目標進攻而已，因此戰線是必成爲互尊團體的散兵式的聯合，而不是中央集權式的集合戰線。

所以並不是凡是弱小民族之間，都有切實的聯合戰線的可能。在此我們可以知道同在一個帝國主義治下的弱小民族，才比較有聯合的可能性，比如不在同一帝國主義治下的弱小民族，如朝鮮與印度，只能在同病相憐的地位上，互表同情而已，在事實上印度的革命運動者都不能把朝鮮的革命運動，看爲比自己的還重要。但在同一勢力之壓迫下的臺灣朝鮮之弱小民族，因爲利害不相衝突的緣故，比與任何弱小民族，的確有聯絡起來的

可能性。這是事實上所能證明的，如在一九二五年五卅慘案時，北京各界滬案後援會邀請台灣印度朝鮮等處的團體代表開一個茶話會，那時印度的代表普拉打朴便主張單獨對英，而朝鮮台灣的代表，則宣布日本的罪惡，比英國的還甚。由此我們可以曉得各自有利害關係之不同了，所以要解放自身，還是要靠自己去努力，才是真的。

在資本主義各國間，爲保持其均等的勢力起見，便發生帝國主義之戰爭，十五年以前歐戰，也就是商業市場的爭奪戰，帝國主義各國經此大戰，雖然受了巨創，但直到如今，經濟財政漸漸恢復原狀，資本主義又走上發展的路了。但我敢斷定他們始終不能避免第二第三……次的市場的爭奪戰。上一次大戰裏，我們所得經驗，誠屬不少，資本階級利用「愛國」的

口號來迷惑自家的勞働階級上前敵送命，經百戰過來的勞働者，仍舊是迫於飢寒，過牛馬似的勞働生活。由此觀之，勞働者要在下次不被利用，則非有澈底的階級的意識不可。尤其是弱小民族，不能夠坐等機會，若自己沒有一種實力的準備，就說機會來到，也不能夠利用的。

五 革命的組織

在弱小民族的解放運動裏，不論在那一國，特別的發生許多派別和內訌，這是因爲主義之相異和行動政策緩急之不同，再加着帝國主義者的挑撥離間，因此總免不了無謂鬥爭和自相殘殺的悲劇，要免得這種的不幸起見，在其解放運動的裏，有人往往提倡全民族的大同團結，其實這是很難

做到的夢想。從過去的弱小民族解放運動的歷史裏，我們很可以舉出許多的證據來證明，如印度的解放運動，歐戰以後，甚趨猛烈，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之間達到最高程度，產生一個代表的人物甘地，但甘地的運動只根據於政治的方針，所以不久就失敗了。在初期的印度解放運動裏，廣大的民衆參加過，但甘地的運動，只根據於民族意識，而沒有階級的意識，所以他的不合作運動，在貧農及勞動者的運動，不生效力了，自從甘地被捕入獄之後，在波爾特里大會裏，地主與農民因其利害關係之不同，二者間必然的分裂起來，所謂印度的全民族的統一戰線，便有名無實的告終了。

再看這半殖民地——中國裏所經過的歷史的事實，即是五卅事件都把

這種理論成爲現實化了。當五卅慘案發生之初期，差不多各階級的中國民衆都來參加示威罷工的運動，但是不久全國商務總會的買辦階級，因物質上的利害關係，甚恐罷工之擴大，於商業上不利，因而不惜拋棄全國民的統一戰線，而與帝國主義者開始妥協了。並且另一部小資產階級——共產黨徒拚命的利用民衆運動，使赤色帝國主義的蘇俄在中國得到有力的地位，以便與白色的英國帝國主義抗爭勢力，於是乎純正的民衆運動，一面被本國的資產階級和小資產階級所破壞，結果只是民衆給他們騙過去而已。

從過去的經驗裏，我們已經明白了民衆運動，在階級對抗着的社會內，必須有一種徹底的階級的意識的組織體去做其先鋒才行，但這種的組織體，只能和民衆在同一的水平線上，指導運動才行，若在民衆之上，要統

治民衆，命令民衆，則不能認爲做民衆運動之組織體了。

革命運動，尤其是在帝國主義鈇蹄下的弱小民族，要脫離其羈絆，則非有一種強有力的嚴密的組織體不可。因爲弱小民族之自由解放，決不能從議會運動和帝國主義的慈善而可以得到的，所以要組織這種的革命團體，必先具有如下列的最低限度之條件。

沒有澈底的精神，則便沒有澈底的行動。

一、敵人勿論用何種政策，決不能和他妥協。

二、決不能和帝國主義政府所承認的政黨（勞動政黨和無產政黨包括在內）妥協。

三、須具有澈底的階級意識。

四・須有自立的精神。

五・須有主義的一致和方略的一致。

F 組織的原則

組織即是一個力量，所以沒有組織的地方，決不會空洞的發生力量。

『革命生活，社會生活，政治生活，本身就是一種共同的活動。所以社會革命的活動，不能以同志的獨自負責的個人行動為基礎的。』(革命之路一三〇頁)

現社會的社會組織和政治組織，不論牠的名稱和內容如何，總是一個由上而下的縱的塔形組織，即是中央集權的組織，這種組織，會弄出許多

不可數的階級，這些階級的人都歸幾個首領所統轄着，所以在這種的組織內，只有強制，而毫無個體的自由。從這種塔形的組織內，便不會找出人得到平等的地位，人類在這種塔形的組織內，總是上面一羣統治者，下面是一羣被統治者。殖民地的弱小民族是在過去的長期間，在異族帝國主義統治之下，受過無限的痛苦了的，所以假若革命以後，仍用那種塔形的中央集權的社會組織，造成一羣本國的統治階級，則那殖民地的革命，未免太沒有意思了，這種的革命，實在是一個換湯不換藥的東西而已。

我在此地要引一點聯合主義的組織原則，應用於弱小民族革命黨的組織上面。

「聯合主義 (Federalism) 是二個人間，團體間的自由同意，為了一個

共同的工作，達到共同的目的。

但是一箇這樣的同意爲基礎的聯合的團體，如果要成爲事實，要有一個條件，就是所有會員，人人都該盡他自己所承認的義務，人人都遵從大家議定的決議。」

聯合主義卽是「網狀的組織」這種水平的沒有上層和下層的區別的組織內，才會發見平等和互助的連帶生活。

「在所謂有機的階級組織中，各個人都是爲他的領袖而生活，如同領袖的機械一般，這個意思就是奴隸，奴隸不過是一種機械而已，他們是不負責任的，這就是強權的政治的最精緻的社會中，大多數無產階級之所以陷入奴隸地位的原因。因此我們要明目張胆的大呼，打倒把無產階級當做

連鳥獸昆蟲都不如的資本主義，民生主義，共產主義，法西斯蒂主義等強權思想，創造一種自主的生活！」

「聯合主義的社會組織便和一個廣大的網一樣，換一句話說，世界好似一個大網，無數的生命，物質的和精神的被連鎖於其中，我們不過是一個大網中的幾個結紬罷了，每個結紬，都有他的重大使命，要是一個結紬破壞，全體便因之滅亡，一個無產階級的痛苦，全社會連帶受其影響。雖然在這種的社會組織裏無產階級，是沒痛苦的，真的，只有網狀的組織——自由聯合主義的社會組織——中，我們彼此都能自主而且保持着連帶的責任。」上面的一段話，是一位日本的革命者所著「自由聯合」一文上面的話，我把牠引用過來的。

G 戰略

有許多殖民地的革命者主張養成軍事人材，以軍事運動對抗其統治國。但我想這是在殖民地的地位，十分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因為這樣的事情在平穩的時期內，是一點希望都沒有的，間或在帝國主義互相戰爭的時候，殖民地的民族也許能依靠某一國去做軍事行動的，但拿這種事情爲當真，而等機會的人，可算是守樹待兔的了。軍事行動所需要的有二種不可缺的條件，一是經濟；二是地盤。一切的經濟都受帝國主義操縱的殖民地內，怎能籌出能養成幾千幾萬軍人的軍餉？假設第一個經濟條件不成問題，那末殖民地的民族除中國之外，那裏有地盤去養成軍隊呢？帝國主義還

能讓你在本國養成軍隊麼？從種種的事實方面看起來，在殖民地民族的環境上，做軍事運動，是不可能的事。

但我的確信仰殖民地的革命，是唯以血肉橫飛的惡戰苦鬥，才能去解放被壓迫的民衆的，在帝國主義方面看起來，殖民地是帝國主義的富源，即是帝國主義生存上的必需品，所以勿論如何帝國主義不能輕輕的給殖民地的獨立的，因此殖民地之革命，非經過惡戰苦鬥不可。那末，以何種的方法對抗帝國主義呢？這裏因各地情形和環境之不同，發生許多方法上的差異是在所不免的，在某種的環境之下，殖民地的革命，以軍事運動也可以的，因為我說的，不過是證明在大體上的不可能而已。

革命運動是有民衆的組織的行動才可以成功的，散漫的個人的行動，

只能鼓吹革命，實際上不濟於事的。那末，殖民地的民衆應該怎樣組織起來呢？我以為有二種的組織，會使革命支持下去。

一是組織規模很大的黨——聯盟的形式。

二是組織各部門的小團體。

取聯盟形式的大團體是應該包括各部門的小團體，使他們在聯盟的圈內，互相發生關係，互相親睦及連絡。聯盟內的份子依照其性能和興趣，相同的份子，互相結合起來，重行組織小團體，在這個小團體之中，聯盟的份子，作其實際的運動。如參加於直接行動之小團體的份子，只有他們去幹直接行動，因為這樣才能把實際行動的各小團體的祕密，不會露洩的，這些小團體之中，有的可為勞動運動，有的可為農民運動，各色各樣的

都會有，這些小團體的份子都是個人自願參加的，所以他不至於拋棄他的責任，因為他如在這個小團體的工作，不願意幹的時候，依其興趣和才能，可以參加別的小團體去活動。

這些小團體雖然各做各的他所擔任的事，但在大聯盟旗幟之下，務必要聯絡一氣的。這些小團體不論牠的性質如何，牠的權利統統是平等的。同時大聯盟並不是一個中央的指揮的機關，乃是一個互通聲氣，劃定運動的大方針的聯絡及訂議的機關而已。這樣才團體與團體之間不會有什麼紛爭的，因為大聯盟並不是命令支配的機關，所以他沒有政治的政權，所以他沒有什麼沒頭於爭權力之必要了。

現下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的滅種政策，愈見愈辣，所以非有一種嚴密

的組織去對抗不可。若有嚴密的組織，則第一要黨內沒有內訌，因此消滅內訌的辦法，只有先消滅政治的權力。

小團體的組織宜格外嚴密才行，因不做實際運動的，仍由小團體才能得到實際的效果，並且小團體之中，應分爲二種，一是公開的，一是祕密的。例如直接行動的小團體，不得不從事祕密組織，團員的限制和選擇，更要注意，個人單獨的直接行動是因爲沒有後來的繼續者，所以很難以奏效。

我們也曉得這種的團體的組織的直接行動，還未普及爲民衆化以前，是不能夠戰勝強有力的帝國主義的。但至少可以使帝國主義者總感着不安和恐怖。近代帝國主義併着弱小民族的目的是大半在於經濟的榨取，所以

弱小民族的直接鬥爭也應該向帝國主義的經濟政策進攻，破壞他們的經濟的計劃和其機關。比如他們的銀行，水利局，鐵道，森林等都不能使他如意發展。建設是很難的，但要破壞則極容易，費十年經營的，只要一且可以破壞無餘，但如果要幹這種破壞運動，則每次總要犧牲一些人，凡是參加直接行動的團體的份子，都應該算為犧牲的份子，不過犧牲的方法——死的方法，不得不預先要計劃了，若不然，便成爲無謂的犧牲了。這種的直接行動，要有一種規模才行，這樣有規模的破壞運動，若能長久的繼續下去，那末帝國主義非但感覺得無限的恐怖，並且於他們經濟的榨取上，只有發生維持與否的恐懼，而沒有得到利益的機會，那末損失比利益大或在平等時，他們也因為利害上的關係，不得不放棄殖民地，即另謀發展了

。這就是殖民地革命成功之日。

除直接行動之小團體外，其他性質的團體，例如農民，勞働文化運動等團體，也應該在革命之路上，到民間去，作他們的工作，喚醒民衆，使民衆響應直接行動之團體，必要時拋棄斧子鋤頭來參加暴動，使暴動擴大起來，使帝國主義者受極大的創害，而使無法統治殖民地才行。

有的人關於革命的戰略上，極力的主張總同盟罷工，我以爲這種戰略，只能在工業發達的國家和都市中心的地方，才有效果，但殖民地多半是農業中心的，所以那種總同盟罷工不能叫最大多數人來加盟，收最大的功效。

〔我們細細的分析了現社會，所得的結論是：如果要根本改造現在資

本主義的社會，建設一個自由勞動者的社會，除了暴力以外，再也沒有別的方法。』

（附識：）本文關於建設方面的，還未寫出具體的主張，因為我以為建設還是明日的事，所以明日的事是不能在今日所能確定的，我不願意做預言者，所以在本文內，關於建設方面的意見，只是含蓄着的傾向的指示而已，賢明的讀者想必可以看出來的。

一九二八年，七月九日。

附錄

東方革命者的使命

一

十九世紀以來在西方更爲橫行的資本主義，快要佈滿於全世界了，東方的資本主義漸漸的要效法歐美資本主義的巧妙的手段，而在東方正開始其大大的發展，不久的將來東方各地的農友，也要變成一個貨幣制度下的工場勞動者了，這在資本主義的立場上看起來，是一個很榮耀的現象，因爲資本主義在東方的發展，就是可以延長全世界資產階級的運命。歐洲大

戰是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必然的現象，誰不知道將來在東方也必然地發生那種的現象。資本主義的發展與政治制度的欺騙，在西方已經暴露其醜體來了。

在上次歐洲大戰的時候，第二國際馬克思黨徒的一般小資產階級，在平時口口聲聲喊出過「工人無祖國」的口號，但歐戰一開始那般小資產階級還未脫離封建思想，於是乎拋棄自來的主張，而加入本國帝國主義的隊伍去，幫助自己國家打勝，他們加入帝國主義圈內的時候不單是他們自己，還要欺騙無數無產階級同去加入，於是乎各國的無產階級演成自相殘殺的慘劇，等協約國打勝了，對於國內的無產階級有何報酬了呢？只給國內的資產階級依然鞏固他們的地位罷了。所謂社會主義的第二國際不打而自散

了。那時在西方反對戰爭的只有無政府主義者，英國的自由社和法國的無政府主義的團體，都被解散或被封，在美國愛瑪高德曼和日本同志岩佐作太郎都被逐出國境，日本的安那其主義者團體又很猛烈地反對過。

在不遠之將來，帝國主義者的東方的戰爭是在資本主義發展上所免不了，而且照現在的大勢看起來，列強之對於中國，在侵略上都很競爭，於是中國的無產階級在本土資產階級和外國帝國主義的雙重壓迫之下，備嘗其痛苦，而且國內的新舊軍閥，爲保存其現成的勢力起見，外交上，政治上，都與帝國主義者勢所必然的妥協起來。有時外國帝國主義者直接地實行侵略政策的時候，本國的軍閥和資產階級也非常抱不平的，但他們始終不敢取反抗的態度，而取一種鎮靜的態度來，一面壓迫本國民衆自發的

運動，對外送幾次抗議書爲完事，有時爲慘殺幾千幾百的人命事，與帝國主義者交涉了好久的結果，帝國主義者偶發什麼心事，便送來不三不四的道歉的答覆文，那麼那般資產階級便高興得了不得，趕緊把牠登載報上，以資欺騙緩和民衆的不平心理，又吹什麼外交上的空前絕後的大勝利，這樣的例子最近在中國不斷的發生，將來也繼續的要發生的。

國際資本帝國主義者，一面要找市場，一面要吸收原料品，所以非把中國變爲市場和半殖民地不可，那麼本國的資產階級在本國無產階級和外國資本帝國主義者中間，必然地要做一個中介商人，所以勿論如何提倡國貨，在暗地裏依然要勾結外國的資本家，因爲這樣才能賺錢，所以勿論任何階級在帝國壓迫之下，必須要民族的團結一致是一種幻想，事實上資產

階級是在本質上，沒有什麼外國本國之別，只有程度的差異而已。

二

我們對於不久要來臨的東方的大戰取什麼樣的態度呢？當然我們的態度是始終一致的。中國的民衆，在列強和本國軍閥的鐵蹄之下，已受了長時間的痛苦，所以對於戰爭，簡直地取一種極厭惡的態度，而朝鮮台灣等處的民衆，久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極度的壓迫之下，總希望列強之間發生一個與日本開仗的戰爭，乘其機會，要得一個出路。並且他們極願意得一方的援助而與日本統治階級決一死戰。在這種的環境之下，我們的運動是極容易進行的。假設將來日美開戰，日本同志儘可以在民衆裏面宣傳參戰之

無益，而使他們乘機先打倒直接壓迫其民衆的本國統治階級，同時我們東方的革命者特別連絡美國同志，使牠們更決意於同樣的工作。那末兩虎相遇，鬥不數合，就會被兩國內的無產階級打倒了，即是打不倒，無產階級的地位也從此定會增高的，那時如殖民地的台灣朝鮮的同志，竟可以團結其無產階級與日本的無產階級連絡起來，可以夾攻其日本的統治階級。還有菲律賓的無產階級也同時可以起來反抗美國的統治階級。那時中國同志在民衆厭惡戰爭的時候，設法把這個戰爭變成爲無產階級對於資產階級最後的戰爭。在這兒一定有人疑問我；「你既運動非戰而爲什麼又要提倡戰爭呢？」我們的答覆是：

有史以來之戰爭，不是爲民衆的；政府與政府之戰，爲爭奪政權而戰

的郡與民衆毫無益處，而只教愚昧的民衆自相殘殺而已，階級的戰爭——無產階級向其統治階級的資產階級的反抗是爲全人類的幸福的，並且要根本剷除這個惡劣的現社會制度起見，非常的需要那種階級的戰爭。階級的戰爭的目的要消滅戰爭的，所以應該是最末次的戰爭。

不過我們對於那種爲統治階級而戰的從來的戰爭是根本反對的，所以現在我們的非戰運動的意義也就在此。

三

我們覺得東方各國的革命者，因歷史上，地理上，風俗上，文字上的種種關係，比較與西方的同志容易連絡一氣，並且東方的各國的革命，在

勿論那一國先起，其他鄰國的民衆受的影響確比西方大又是直接的，所以要完成其中某一國的革命，必有其他國的同志響應而援助才行。我們覺得一個革命的羣衆和團體的戰略是不能像那中央集權的軍隊式的組織和策略，因為中央集權的制度是根本與革命性相背馳的，所以談到革命簡直毫無談到中央集權的餘地，而我們的戰略是應該分散的鬥爭——散兵式的；就是個個份子的鬥爭的責任，確在其本身上，所以牠的主力份子也都是革命的羣衆。如：中國革命的責任，應該由中國的同志本身去幹，決不能像第三國際的辦法一樣，幾個不懂中國情形的外地人去指導中國共產黨去幹中國的共產革命。這種由上而下的強制的指導和盲目的服從，於革命之路上只有失敗而已。我們對於東方革命是各國的同志各幹其革命；決不能不懂

實地情形的第三者去指導，不過各國的同志在可能的範圍內互相連絡，互相援助是的確需要的。

我們的東方聯盟決不是一個東方革命者的總司令部，換言之，不是命令的機關，因為所謂「命令」的本身是反革命的，我們只要各盡其所能而已，用不着請什麼委員老爺們來命令我們幹什麼就幹什麼。

我們的東方聯盟是建築在自由聯合制度原則上面的平等的組織，我們的力量是在各個團體的肩上，但我們協進的意識和互相扶助的本能却在東方的旗幟之下，所以我們的革命行動，勿論發生在什麼地方，都與全體有莫大的關係。我們是有機體的組織，所以細胞與全體有休戚的關係。細胞存在的時候，東方聯盟是勿論遇着什麼樣的障礙都不會消滅的，我們自己

也不願意組織沒有細胞的誇大狂的空殼的大組織，無政府主義的組織是勿論在什麼時候，都建築在各細胞上面的，所以在這種細胞組織內，決不會有我重你輕的區別。

四

社會主義流入東方，已有二十餘年的歷史，東方的社會運動史的第一頁，便是無政府社會主義的運動史，例如：日本幸德秋水和大杉榮等同志的運動在東鄰的日本運動史上是佔光榮的一頁。中國方面民聲新世紀雜誌之出版和師復之努力比任何社會主義者之運動還早。最近台灣之黑旗聯盟與朝鮮之真友聯盟本能兒聯盟在中國朝鮮無政府主義者聯盟等日益增加，

還有從馬克思主義者方面覺悟過來的無政府主義者，特別的多。

現在東方各地的無政府運動可算相當的普遍化了。馬克思主義的運動在日本，已與帝國主義的政府妥協起來，參加於普選運動，從前諷刺議會運動的共產黨，到如今自己又變成爲議會運動者了，由此朝鮮的共產黨也跟着喊出「與無產政黨合作」的口號，這樣一來，東方的馬克思運動完全墮落於反革命的地位去了。

於是我們更覺得振興東方社會運動的必要，向來帶國際性的社會運動的團體，差不多都曾在歐美發生，其原因也就是因爲西方的社會思想比東方發達的緣故，第一國際第二國際也不過包西方的社會運動團體而已。第三國際是完全在勞農政府的庇護之下，牠的一切的運動除爲鞏固勞農政府

的地位以外，沒有什麼其他作用，他所揭起的「援助被壓迫民族之革命」等口號，也不過一時爲勞農政府之外交上得便利起見所作的緩衝政策罷了。

此次我們東方各地同志團結起來，組織了這樣的一個組織，實在遠東的社會運動史上，可算是開一個新紀元。因爲東方的無政府主義運動的力量使我們如此組織，這完全是我們的進步的表現，並不是虛張聲勢。

到如今資本主義雖然在東方也一樣地盛行，但總比歐美差得很遠，生產力的發展還在幼稚的時代，但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之壓迫殖民地和半殖民的情形，確比西方各國統治階級壓迫本國無產階級的還在利害，又是半殖民地的軍閥們壓迫民衆也不下於列強，於是東方的民衆，雖然階級的意識還未充足，但其不平的氣象和叛逆的感情，已特著爆發，在這樣緊張的

空氣中，我們東方的無政府主義者作其爆發的導火線才能使這個東方的革命入於正軌。

『資本主義發展到絕頂，則不打而自倒』『真正的社會革命，在生產力發展到絕頂而衝破其社會組織之後，才會發生』這種的話完全是變相的資本主義者騙人的口吻。那末現在還在封建狀態的東方有些地方，守宰待免似的等着資本主義發展以後去革命才對麼？現在東方各地的無產階級不受經濟的壓迫麼？殖民地不受統治國的經濟和政治的壓迫麼？革命爆發惟一的目的，民衆要得自由平等生活，民衆生活在壓迫下的時候，總是需要革命的，並且是很急切的。

一個革命者的人生觀

一

人類在進化史上所能發見的唯一條件，是要與強權，不斷的鬥爭的，所以人類進化的歷史，也可說是爭鬥的歷史，因此強權的橫行及專制的魔力，終于而受裁制，所以覺悟的革命者的意志與目的，都不取迂迴的手段，而是直接的發揮猛進的創造。所以他們勿論奮鬥失敗到如何地步，絕不會低首于強權之下，或求妥協。

因此到如今，強權者對於革命家無論如何虐殺，不惟不能稍餒革命者的心志，且反造成爲人類解放的爆發時機。記得極端的革命家巴枯甯曾如此的說過：「我們對於創世紀的神話，假定牠爲存在的事實，然而在其中，可以發見對於強權的叛逆行動在，亞當取食了，上帝所絕對的命令謂不可取食的善惡果（智果）因此強權的擁護者——上帝的擁護者們謂；人類由此而陷于罪惡，並且譴責亞當爲不當，然而在我們擁護自由的人看，亞當對強權的命令的反抗——就是對上帝的命令的不服從，其大胆的革命精神，足可以欽佩的，並且狠覺痛快，因爲亞當的反抗，強權的命令歸於水泡，從此便開始人類的進化。」

然而自由的大敵——強權，不是打倒而不能再起的，強權的持有者，

時常都會依着人類的既成的習慣，攪揉造作，建成他們的理論，又來麻醉人類的，像假名爲制裁強權專制，而制定法律並構成宗教，其實這不過是一種爲擁護自家的權力的政策而已。

所以革命者對於現今的種種僞道德，和一切不合理的法律，都應下澈底的破壞的工夫。

一一

革命者投身於奮鬥場中的時候，應該知道自己不是要享受幸福者，乃是創造幸福者，革命者的處世，對於許多艱難與障礙，或是常人所不能受的痛苦也都要樂而受之，人類以及動物，求樂避苦，必是常情，然而人與

動物的行爲，忽然表面上看時，有與此常情發生矛盾的，但我們若再仔細考察一下，那就不然了，失了自由的人在爭自由的奮鬥場中，甚至在斷頭台上，也歡呼自由的萬歲，並且都不表示一點甚麼痛苦，從容泰然的就死。至于動物界如猴子們，爲尋他們同伴的屍體，有時竟到兇暴的豬夫家裏，呼冤求訴，得到屍首才肯回家，我們假若拿槍從烏羣鳩子之中，打下來一個，其餘他的同伴不久就仍飛翔於同伴被難的地點之上。看這一切的行爲罷！爲什麼他們不求生的歡樂，而願意要受恐怖的死呢？在這兒必有一種原因在，因爲鳩子與猴子是富有同情性，他們對於同伴之死，總覺得苦憫憐惜不已，所以他們甚至不顧自己的性命，以奪回同伴的屍首爲快樂，革命者爲人類的自由，奮勇前進，視死如歸，而是在於同情心，因爲他對

於他人之苦樂，則是自己之苦樂，所以看見現在人類被壓於強權之下，自己感覺著無限的苦痛，於是，不顧一切，而做永遠強權的叛逆者。

然而世上也有許多自號為革命者的假革命者，此輩是同情心被自私性所戰勝，精於隨機應變，借真正革命者的勢力，以充自己的野慾，這可算為投機主義者革命的路上最大的障礙物亦就是此種投機份子。

三

革命者所持的對於革命的觀念是應如何？這是我們必定要知道的，我們都能知道統治者的壓迫愈厲害，民衆更能感覺革命是必要的，然而依着時代與環境，種種的革命發生過了，唯在其中我們能發見一種律例是反抗

努力之表示，例如由君王的專制到立憲，由立憲到共和，由共和到蘇維埃，都依時代與環境發生許多變遷，過去的一切革命雖然一次變一次名目與色彩，其實都不過換湯不換藥罷，皆是以暴易暴而已。誰敢擔保最近由蘇維埃制度之中，再不發生叛逆運動——革命運動！

革命是帶無限性的，所以無所謂成功，人類從地球上沒有滅盡以前，革命的成功，這話是不能成立的，因為地球上人不在而什麼東西也不必要時，革命也無用了，然而在在的期間內，革命是不斷的，人生的一切問題，何時才能得完滿結果，豈能言革命的成功耶？

克魯泡特金說得很對；「承認社會中人都享受過去積下的一切寶藏的同等權利，他不允許有壟斷者與被壟斷者，治者與被治者，有權者與無

權者等分別，牠（安那其主義）設法創起一種諧和的計畫，不使其中有所謂代表社會的強權，壓制衆人，亦不使社會一成不變，死板無生氣的組合體，而喚起一切人有自由發展自由創制自由行動，自由聯合的權能」。

我們看中國的辛亥革命，只能說牠革命上一小小部分的成功而已，然而現今殖民地的許多民族主義者却說；只要能夠種族革命，殖民地的革命就算成功，如朝鮮印度安南菲律賓濱等弱小民族，只要打倒他們異族統治者爲告革命完成，並且民族主義者謂只要異族統治者打倒了之後，一切步驟，應依民衆的共同意識而進展，所以他們的革命之目的，只在民族革命之完成，然而所謂民衆的共同意識如何構成的呢！依他們說；只要看那時候的民衆，傾向於何種的思想與主義而定之。那麼，從今沒有給民衆如何

的指示，祇等該時自然而然的有一種共同意識出來，這不是守樹待兔式的漠然的宿命論而何？錯誤的革命者，守到時機臨迫時，以此共同意識看為絕對的真理，要監視且抑壓民衆的思想及行動的，因此假說依他們所願，共同意識能構成，那麼對此不服從者，當然壓迫之，那麼從這時候起，在共同意識這件東西上，強權就老早跟隨在後了，因而在前頭的革命者的澈底的思想及主義，就會被他們沉沒，社會的進化直到某時期會沈滯的。

自然殖民地的革命運動，第一步的工作是設法消滅異族的帝國主義，因為在殖民地，不做此種工作，就不能開始社會革命的運動，然而却不能以民族的觀念來，暫與本國資本家妥協，因為本國的資本家是在謀他的資本的發展上，會與異族的帝國主義妥協的，所以在殖民地的革命運動上，

不能不一樣的排斥本國的資本家，如此打倒異族帝國主義之日，也就是社會革命的初步成就之日。

各國的社會組織與其進化的階段是不一樣的，所以要取的革命的方略也有差異，然而革命的原則不能因之動搖，有一種不好的現象，例如現在半殖民地上所流行的革命（？），好像殖民地的錯誤的民族革命的理論一樣，雖然對外主張打倒帝國主義，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求本國之自由獨立，對內打倒封建政治制度與軍閥，然而他們却主張本國內實行勞資妥協的政策，這是他們於革命上，矛盾的理論又是半面之觀，所以他們的所謂全民合作的革命的圈內，連資本家，軍閥等反革命分子都在其內，明目張胆的壓迫無產階級的行動，反對階級鬥爭，這種的革命，只不過是利於有組

織的資產階級的政黨而已。

四

革命者不明於革命之真意義時，往往紀一種最危險的毛病；就是一「只問目的，不擇手段」的這種理論，最容易產生反革命之行爲，因爲他熱中於惡劣手段時，他不知道自己的行爲入於歧路，反而自以爲對，於是忘却革命之根本目的，只以符合於現實的話來作他的護符，他却不知道滅了現實才有未來，推翻了現實的制度，才有未來的理想社會，所我他擇的手段，才成爲目的，於是乎與他根本的革命之目的漸走遠了，例如左派的社會黨尤其是共產黨，仍要保存國家一樣。依了資產階級的定義，國家是資產

階級御用的執行機關，昂格思在「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中謂「……國家成爲政治上的優越階級，因此得着壓迫和剝削被壓迫階級的新工具」（德文版第一三七頁）然而馬克思昂格思他們太看重手段，因之竟主張首尾衝突的理論，他們雖主張資產階級的強權及國家，不過是資本家的走狗，但是他們以爲強權及國家如果放在共產黨手裏，在無產階級解放的爭鬥中，可以變成一個有力的工具，所以他們要個社會主義的強權及一個無產階級的國家。巴枯甯反對馬克思派之利用國家以實行無產階級專制政治謂：「假定無產階級變成政治階級了，那末，他對誰實行統治呢？由此我們可以知道尙有其他無產階級服從這個新統治者與新國家……！假定國家仍繼續存在，那末必須有統治階級與奴隸階級，所以有國家而無奴隸，簡

直是無謂的欺騙」國家及強權，在他頭上，勿論帶着白帽或是赤帽，總是平民之仇敵，他只會保護統治階級的利益，使平民失掉他們自動的精神的，所以革命者不能不主張根本推翻國家，社會革命之目的就是推翻國家，國家沒有了，資本主義也就站不住了，而後基於自由平等的原理上，建設以生產者自治爲主的新社會。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發行

- 孫總理全集……孫中山著……四冊……定價三元
- 吳稚暉先生全集……吳稚暉著……五冊……定價四元
- 日本印象記……嚴露清著……一冊……定價七角
- 現殖民地解放運動概觀……陳崖夫著……一冊……六角五分
- 無政府主義研究……瞿任俠著……一冊……實價五角
- 文官縣長考試須知……嚴勗哉編……二冊……實價一元
- 罷工與怠業……黃昌言譯……一冊……定價三角
- 清黨運動概論……曹雪松編……一冊……定價五角
- 三民主義之研究…………一冊……定價五角
- 三民主義教育實施法……曹雪松編……一冊……定價五角

◀新時代叢書之四▶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全書一冊 定價三角

中華民國十八年六月初版

書名

弱小民族的革命方略

編著者

柳 絮

發行者

中山書店

印刷者

中山書店

出版者

中山書店

總發行所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